

我是公主——将来的女王，我不会向人乞讨爱情。

A I J I Y A N H O U

哪怕我像一只吸血鬼，吸食了自己所有的记忆，
也会让你心甘情愿地爱我。

埃及艳后

THE QUEEN OF
EGYPT

卫风◎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埃及艳后/卫风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 - 7 - 5306 - 5502 - 3

I. 埃… II. 卫…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403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印张 25 字数 330 千字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埃及	001
第二章	祭司	012
第三章	女伴	021
第四章	选秀	030
第五章	河祭	039
第六章	悠闲生活	048
第七章	安苏娜	058
第八章	努比亚公主	069
第九章	放逐	080
第十章	算计	089
第十一章	坠河	097
第十二章	路卡	105
第十三章	新王妃	113
第十四章	魔蝎手镯	120
第十五章	比武	129
第十六章	乱局	138
第十七章	国丧	146
第十八章	登基	156
第十九章	凯罗尔	165
第二十章	自相残杀	176
第二十一章	女王生活	184
第二十二章	伊莫顿	192
第二十三章	争风	200
第二十四章	蛇毒	208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比泰多	215
第二十六章	绑架	223
第二十七章	被困	231
第二十八章	逃离	238
第二十九章	会合	247
第三十章	亚述王	255
第三十一章	毒杀	262
第三十二章	毁城	272
第三十三章	回归	280
第三十四章	期待	287
第三十五章	伤逝	296
第三十六章	埋葬	305
第三十七章	失落	313
第三十八章	惊变	321
第三十九章	婚礼	331
第四十章	刺杀	341
第四十一章	复活	348
第四十二章	危局	356
第四十三章	彼岸	364
番外一	回归	372
番外二	千年	391

第一章

埃及

大致印象还有，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知道我出生在东方的文明古国，那里安宁、和平，我也记得以前每天吃什么、穿什么……但我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也不记得自己的家在哪里了。

1

我的身体仿佛从高处坠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我的手脚微微痉挛，然后便醒过来。

我从床上爬起来，无视床边或趴或跪或是五体投地的一群女人，自顾自地赤着脚走到窗前。

太阳快要向西方的地平线上消失了，远处有着蜿蜒耀眼的水光，那长长的河流像条金色的带子；近处，夕阳将墙壁、地上以及我身上和手上，都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黄金色。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点像沙漠？

我不至于睡个觉就梦游到沙漠中来吧？要知道我出生、成长的那座城市虽然不是什么江南水乡，可离沙漠少说也有十万八千里呢。

如果不是梦游，那么只有一个解释。

一个非常非常通俗的、大家都理解的答案。

穿越，又见穿越！

难道是我最近穿越小说看多了？可是别人穿越起码得有条件，被车撞、被雷劈、

坠楼、跳河，等等不一而足……我怎么会一觉醒来就换了地方？算了，懒得想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回过头，招招手。

有个女人立刻用膝行的方式靠近我，态度恭谨如忠犬。

她长得不美，皮肤不白，脸盘儿不漂亮，身材有点儿圆胖。我听到她说：“公主有什么吩咐？”

啊，公主……公主好，公主妙。公主可以吃喝喝净享受不干活。

但问题是，我是哪里的公主啊？看着眼前人的穿着打扮……怎么不像是咱们中国古代人的装扮呢？倒挺像电影、画片里看到的——埃及？

“我渴了。”

我是有点渴，紧张得。而且这里的天气真的很热啊，吹进来的风都特别干特别热，我摸摸自己的手，还好，皮肤很柔软，也挺白，和地上跪着的那些女子们颇为暗沉的肤色并不一样。

那个女子马上挥了一下手，然后有两个跪着的女子退出去，很快地，我估计也就是一分钟的时间，她们又回来了，手里端着黄金色的盘子，里面摆着金壶和金杯。

我琢磨着，这应该不是黄铜，看着就是黄金，而且成分挺纯。要按如今的市场价，我把这金盘、金壶、金杯揣怀里带回家去，也是一笔横财呀。

我还在想着该把这三件金器揣在哪里合适时，已经有人把水倒好，送到了我的嘴边。

水有点儿甜，而且挺凉。我喝了一大杯，而且因为喝得太快，水还从嘴边漏了好几滴出来。“公主慢些喝。”她说，“医官说公主还是要多休息，药汤可以不必服了。”

我不太懂，难道这公主生病了？不过听起来病应该好了，不用吃药倒是好事。

我非常安静地又喝了半杯水，虽然水还是很好喝，但是我喝不下去了。

我想把杯子往怀里揣的念头，被另一个念头取代。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什么年代，这都是些什么人？最重要的，我是什么人？

我握着杯子的手，挺漂亮，细细白白，用小说里的话说，就是……肤若凝脂，指如春葱。

只是，这两只手怎么这么小？比起旁边那个端水给我的、不知是奶妈还是侍女的手，简直小了一半。

还有，我站直的时候，平视的是她的胸口。她胸部很饱满……嗯，这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公主，她几岁了？看起来还是个小姑娘，十三岁？十四岁？

“公主要吃些东西吗？”

吃的？很好，她不提我不觉得，一提我觉得自己饿得都快前心贴后背了。

我点点头，那个女人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拍拍手，马上从外面鱼贯走进一队女人，捧着各色食物。

老实说，我觉得不够丰盛。公主一顿饭，怎么也得十七八个菜，汤、饼、糕什么的都不能少吧？这顿虽然也不错，但都是些不认识的水果、烤肉以及看起来像面包的东西，不太……好吧，入乡随俗，入乡随俗。

我没吃几口，味道不怎么样，肉和面包里不知道放了什么作料，味道有点儿怪怪的，不过那些没放这种作料的呢，又觉得没滋没味儿。

我吃了两口就说饱了。那个看样子是侍女头儿的女人跪在我旁边，十分恳切地劝我多吃一口。

我挥挥手，表示坚决不吃了。

忽然，外面传来侍女们欢快的声音：“公主，曼菲士王子来了！”

咦？问题的关键不是来人了，而是……来的这个人，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呢？

咚咚咚的脚步声响由远而近，一听就感觉此人十分有活力。

这个王子比公主大还是比公主小呢？我不禁想着。

我的疑问马上得到了解答。只见一个敏捷得像小豹子似的小家伙儿冲了进来，他黑发张扬，光着膀子，戴着五彩璀璨的项圈手环和黄金护臂，一双眼睛又黑又亮。看到那双眼睛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动物世界》节目里野兽的眼睛，那么亮，那么野性，光彩熠熠。

“姐姐，你身体好了吗？”

我坐在原地没动，“已经好了。你是从哪里过来的，一头汗。”

他脸蛋儿圆圆，眼睛圆圆，嘴巴嘟着，手脚都肉肉的，真是，真是……太可爱了，让人想捏一把！

“我刚才出宫去了！”他大声说，“还是外面比较有意思！”

我旁边的那个宫女连忙说：“曼菲士王子，宫外很危险呀！下次还是不要去了，公主会担心的！”

我才不担心呢，这么个小胖猪，谁爱拐走谁拐走好了。不过他看起来倒不像是轻易会被别人拐走的主儿，这么小的孩子，就随身带着铜剑呢，应该不仅是为了好看吧？

我伸出手，“你的剑给我看看。”

他有点儿奇怪，“姐姐你不责怪我吗？”

“我责怪你什么？”

“我出宫去了啊。”

我说：“你是王子啊，如果连出一下宫都不行，那王子做得还有什么意思？”

他瞪大了眼，似乎不敢相信这话是我说出来的。

唔，这位公主以前不这么说话？

他果然说：“姐姐，你平时不是这么说的……”

“那你喜欢我反对你出去？”

这孩子有点儿迷惘了，“那倒不是。”

“嗯。”我拿起他的剑。看得出来这剑虽然小巧，但不是孩子的玩具，剑刃锋利，

寒光闪闪，我举起剑对着将要消失的阳光看看，剑刃上隐隐有血光。

曼菲士……曼菲士……为什么这个名字那么耳熟呢？

我在哪里看到过这名字吗？

可是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想从记忆深处找出某件事，就越想不起它。

算了，不想了。

我把剑插进鞘里，还给他，“你吃晚饭了吗？”

“没有！”他一屁股在我对面坐下来，“我和姐姐一起吃。亚莉，给我倒酒！”

这么小的孩子喝什么酒啊，不过……这里的酒好像并不是高度酒，只是谷物和水果酿制的，喝起来跟果汁差不多。

亚莉就是我身边那个看起来像侍女头头儿的人，看她的年纪，说不定以前还当过这公主的奶妈呢。她看看我，我没表示，于是她让一边的人过来，在金杯里倒了些酒。

“姐姐你身体好了吗？下次可不要那样了，着火了你应该赶紧躲开啊。还好你没有受伤，父王和我都很担心呢。”

我笑笑，没回答。那孩子叽里呱啦地讲着他在宫外看到的商人、军队以及其他新奇的事物。我微笑不语，顺势从他的讲述中撷取我想要的信息。亚莉跪在一边给我切水果，不知道这种水果叫什么名字，吃起来有一股甘甜清香的味道。

我吃着，曼菲士盯着我看。

我问他：“你要吃吗？”

他点头，“要！”

我挥挥手让亚莉给他削几片，自己却安然不动，剥削阶级当得心安理得。

可这小子不干了，“姐姐喂我！”嘿，这小子架子挺大呀。我拿起一片水果递到他嘴边，那孩子眉开眼笑地咬了一大口。

不过，我心里还是有种怪异的感觉。这孩子的名字，我一定在哪里听过！一定是！可是一时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曼菲士王子在里面吗？”外面有人问了一声。

“啊，是西奴耶。”曼菲士拍拍手爬起来，“我走了姐姐。”

我站起来送他，到了门口，看见台阶下站着一个长身玉立的少年，长相嘛……也算不错，不过似乎皮肤颜色深了些，蜜色还是巧克力色？夕阳落了下去，他的面目又背着光，我根本看不清楚。

他向我躬身，“爱西丝公主，您身体好些了吗？”

爱西丝？原来这公主叫爱西丝啊。爱西丝，曼菲士，西奴耶……都有些耳熟。隐隐约约地，我好像能想起一些什么了。

我愣神间，人家可一直没直起身来。亚莉轻轻咳嗽一声，我回过神，马上说：“不必多礼。”

没吃过猪肉，可看过猪走……唔，我的意思是，电影电视里主子们都是这么回话的，应该没错吧？

那个少年身上也佩着剑，虽然看不太清他的脸，但能感觉到一股英气，所以他的身手应该不错。

“你们去吧，晚上就不要到处乱跑了。”

曼非士答应一声，说：“姐姐你好好休息，明天再让祭司来给你看看吧。对了，父王说神殿还在修整，你这几天就先不要去了。”

我点头答应着，看他三步并做两步跳下台阶大步走开，西奴耶向我行了一礼，跟随在他身后，两人的身影渐渐都隐没在黑暗之中。

我所处的这间宫室地势较高，向前极目远眺，这片巨大的建筑群应该就是王宫吧？

灯火渐次亮起，我觉得，我好像忘了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对，我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刚才似乎还有头绪，现在却变得这么模糊不清？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公主，年纪还缩了水，甚至说是少女都勉强，只不过比那个胖嘟嘟的曼非士大一点儿的样子。

我……原来是谁？我敲敲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过往的记忆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幕布，我走不过去，无法接近。

真奇怪啊。我从哪里来的？我原来是谁？

大致印象还有，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知道我出生在东方的文明古国，那里安宁、和平，我也记得以前每天吃什么、穿什么……但我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也不记得自己的家在哪里了。

而且我越用力去想，就越感觉茫然无措。

2

说我适应，我适应得挺好，吃过饭，泡了个澡，舒服，有人前前后后地伺候着，换了一身白色细麻纱的睡衣。那位亚莉看样子是侍女头头，和公主的感情应该也不错。

要说不适应，那么失去部分记忆算不算？

我躺在一间大得过分的卧室里——唔，也许应该叫寝宫？好吧，说寝宫比较合适。

我大概可以确定这里是古代埃及，具体是什么时期，我可弄不清楚。我连中国历史都记得支离破碎，大致只记得什么唐宋元明清，什么三国两晋南北朝之类的就完全搞不清楚了，又如何能记得埃及历史？

古埃及啊……

我穿越到这里来干什么？做公主？这公主在历史上有名气吗？难道是个出名的女法老之类？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外面那些侍女们或跪坐着，或靠着柱子，或枕着手臂，都在那里值夜。我睁大眼睛看着床帐顶，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具体情况。

好吧，首先我不知道怎么来的，当然也谈不上知道怎么回去。其次，我得先弄明白所处的环境和周围的人事关系。我的身份是公主，这就挺值得庆幸了，起码比变成侍女或奴隶幸运多了。刚才来的小王子曼菲士没发觉我有什么异样，说明我没露什么大破绽。

“公主睡不着吗？”帐子外面亚莉小心翼翼地问。

“嗯。”我说，“可能是白天睡多了。”

亚莉沉默了一会儿，谨慎地问：“公主今天……心情不好吗？”

嗯？“为什么这么问？”我不由得问她。

她用额头轻触地毡，然后低声说：“今天曼菲士王子过来，公主对他太冷淡了，而且他擅自去宫外玩耍，公主也没有劝说阻止他……”

那是因为我根本不是正牌公主，我哪里知道平时这公主是怎么劝她弟弟的？万一画虎不成反类犬，露出马脚来，没准儿会被你们当成妖魔异端处置掉说不定。

奇怪……我变成了这个公主，那原来的公主去哪儿了？魂飞魄散了，还是……她难道会变成原来的我吗？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不过睡意慢慢浮了上来，思绪越来越沉重。

唔，刚才没顾上想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说的话当然不是汉语，但是我却能听得懂也会说，感觉就像说自己的母语一样流利且自然……

这是为什么呢？是这个公主原来身体的本能吗？那么不知道其他事情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顺其自然地过渡……

我感觉自己好像缓缓地在水中沉没，就像一块石头，没有挣扎，没有声息，无论怎么焦急，身体就是不听使唤，一动也不能动。

不行，不能呼吸的话，我会淹死的……会淹死！

我猛地睁开眼坐了起来，守在我床边的亚莉有点着急，急忙问了句：“公主觉得身体怎么样？是不是不舒服？”

我摇摇头，捧着有些晕乎乎的脑袋问：“什么时候了？我迟到了吗？”

“公主这几天就不要去神殿了，先养好身体最重要。”

哦，对，我变成了个公主。那我原来是做什么的，需要担心迟到？我原来是要上学还是要上班？再仔细向下想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

我坐在那里像个布娃娃一样任凭侍女们摆布，梳头发、换衣服还有化妆。不知道现在那个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是什么年代，我完全搞不清楚。

梳洗完，镜子里照出来的有些模糊的人影，让我觉得既陌生又有点熟悉。

我的皮肤比这些侍女们显得要白皙许多，头发又长又黑，直直的如同一匹黑色丝绸，身上穿着轻薄飘逸的白麻纱长裙。我靠近镜子，看到整齐的刘海，秀美的眉眼被描成了黛青和孔雀绿色，眼眸显得明亮又深邃，嘴唇红润美丽如同樱桃……无一处不精致，无一处不美好。原来……这位小公主是个美人啊！现在就已经让人赞叹，长大之后会是什么样呢？

亚莉躬身凑近我，她捧着一个大盒子，打开以后差点没耀花我的眼！要说昨天看到金盘子和金水壶时我还想想自己会发笔小财，现在看到这些五光十色的首饰，我脑子里已经一片空白了。

多么……多么幸福的人生啊！原来当公主可以这么奢侈、这么华贵！

我拿起一个应该是头饰的金环，金环是蛇形的，首尾相衔——我知道这是古埃及统治者的标志，上鹰下蛇，昨天那个闯来的小王子曼菲士，额头上的饰物就是一只金色的鹰。蛇身上面镶着圆润的珍珠和紫色水晶，蛇眼是红色的宝石，熠熠生光，黄金蛇身的精致鳞片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我又拿起一件银白色的额饰。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古埃及盛产黄金，可是白银很少，所以许多首饰以金银的合金为原料。这件额饰明显银质比例更大，上面镶着不知道是绿玉还是什么宝石，我叫不出名字来。

007

盒子里的首饰很多，我伸手拨弄一下，手镯、戒指、臂环、项链、头饰、珠宝互相碰撞，发生清脆悦耳的声响……我觉得眼睛有点儿花，伸手扶住一边的柱子。

我的天哪，这也太刺激了！不用问，这些首饰都是这位公主殿下拥有的，而且再看看梳妆镜旁边摆放的那些差不多式样的首饰盒子，眼前这些首饰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公主，公主，您没事吧？”亚莉焦急地呼唤。

我摇摇头，“没事……”总不能告诉她我是因为没见过大世面，被这些首饰吓着了吧？

“算了，收起来吧。”我一定要镇定，适应一下情况。

“这个，是法老让人送来的，是一颗稀世珍宝，佩在身上可以寒热不侵，还可以避邪驱祟。”亚莉奉上一颗青色的宝珠，“法老让您佩在身边的。”她还多加了一句，“据说如果给死去的人含着这个，可以保护身体永远不会腐坏呢。”

真是好东西。

旁边另一个侍女问我：“公主今天还上课吗？”

上课？公主也要上课？我正纳闷着，亚莉说：“公主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课就先……”

我比较好奇，“我没事儿，继续上吧。”

亚莉马上闭嘴，恭敬地向我施礼，然后吩咐旁边的侍女：“去通知大祭司，公主一会儿就过去。”然后退开让到一边。

看起来亚莉是个非常忠诚的人。我拉了一下身上的披纱，缓缓地迈步朝外走。门旁边有两个高个子的侍女，立即举着孔雀翎扇跟上来，为我遮挡阳光。

我不知道要去哪儿上课，所以在台阶下面停住了脚步。亚莉一招手，一架镶金垂珠的纱帘步辇被抬了过来。

是啊，我是公主嘛，不需要我自己走着去上课。

我现在看着黄金都有点儿熟视无睹的感觉了。这埃及王宫里最不缺的就是黄金，

触目可及皆是金光灿然的一片，墙上和屋顶上不知道涂了什么东西，也是一片沙金色，以至于步辇转了两个弯，映入眼帘一大片绿色之后，我顿时觉得眼睛和胸口一起松弛下来，缓了一口气。

步辇走上一条靠近河边的路，我判断不出是不是还在王宫内，两边的花木生长得异常繁茂，可以听到河水汨汨的流淌声。

我掀开纱帘往外看，左边不远处有一道矮墙，墙外面应该就是尼罗河，初升的太阳在河面上遍洒金辉，河面很宽广平阔，水声潺潺，河流蕴着生命和希冀。河边有人在劳作，他们顶着头巾，或是光着脑袋。河边生长着大片的芦苇，还有我认不出来的植物，或许就是古埃及特有的纸莎草。

我可能已经出了王宫，但是前面的建筑依旧宏伟庄严，高高的大门两旁耸立着不知道哪位埃及神灵的塑像。我正在心里琢磨着，亚莉扶着步辇的抬杆，低声说：“公主，神殿到了。”

3

有一个人缓缓从神殿的深处走出来，两列僧侣跟在他的身后。我站在台阶上看着他，有种说不上来的奇怪的感觉，仿佛是看到自己正在步入一个梦境，一个无声的、令人难以自拔的迷梦，就像我醒来之前那种溺水的感觉一样。

那个人的身形沉稳如山岳，步伐从容优雅，穿着纸草和金丝混拧起来编织的凉鞋，踏在地面上的时候仿佛带着一点儿沉郁的力量，他像是从一段遥远的历史画卷中走出来的人。我闻到一股香气，或许是供神时燃起的香料，或许是神殿的庭院里种植的花木……

那人走到我身前，缓缓地颌首，“公主殿下。”

他的声音柔和清雅，短短的几个字被他说得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像是一首旧时的诗、一支遥远的歌，只有寥寥几字，却可以蛊惑人的一生。

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的双眸像是深沉的水潭，又像渺茫的夜空……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我还是出不了声，仿佛被一股看不见的神秘力量控制住了，不只动作，连思绪也凝滞成了一团，动不了，化不开。

这世上，真的有一见钟情这回事存在。

“今天我们学一些新的东西，您以前没有学过的。”他微笑着说，“会很有趣。”

真奇怪，明明他就站在我面前，我却觉得怎么也看不清楚他的脸，他像是被一团雾包围着，也许……不是雾，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今天要学什么？我在心里问。

他优雅地侧过身，“公主请随我来。”

我回头看看，亚莉她们就在门下的石阶处恭敬地伏着身，不能够进来。

我跟着他往前走，那些僧侣向两旁散开，他们的行动都像猫一样听不到任何声音。我觉得他们诡异十足，但是并不可怕。

神殿里的光线折射出奇妙深远的氛围，燃着香的长长的甬道寂静而深邃，仿佛没有尽头。

他说：“公主祈祷的房间已经修整好了，但是大火已经把公主喜欢的那些香木雕像和饰物都烧毁了，还需要些时间才能重新置办好。所以今天先去后面的小神殿好吗？”

“没关系的。”我说。我终于可以发出声音，也许是因为他转过了身，我看不到那双仿佛具有魔力的眼睛，才恢复了正常。

顺着长廊转了一个弯，我们走向右方的宫殿。

和中国古代不一样，古埃及的地理环境多是沙漠，这里的建筑几乎全是石制的。与我们的古代建筑相比，这里的宫殿显得有些坚硬冷漠，远没有我们的古代建筑那么精巧细致，花团锦簇。

“公主请坐。”

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他坐在我左手边的位置，桌案上有笔和莎草纸卷，我好奇地拿起一张来看。

古埃及最初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这一点和我们一样。但是这张纸上的字却和一般的象形文字不大一样，或者说是写法不一样，更加流畅简单。我先是觉得茫然，眨了一下眼之后，却发现我可以读通上面的意思了。

这真是奇妙啊！就像能懂得他们的话一样，我也能看懂纸上的字。

“啊，这是我随便抄写的东西。”他点了一下头，把我手里的纸张轻轻抽走。是他写的？字迹很飘逸优美啊。

啊，我记起来了，似乎是……僧侣们每天都会做许多抄写、计算和记录的工作，用普通的书写方式太费力气又花时间，所以他们的字体自成一家，相当于咱们中国的草书。

奇怪，我拿着纸卷发呆……我能想起来的事情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细节，为什么却想不起自己是谁？我现在只知道自己是爱西丝公主。可是在这之前呢？

“公主，我们今天来讲一讲诗歌好吗？”

我没出声，他耐心而温和地说：“上次您问我波尔伦达的乐器，我已经请教过乐师，波尔伦达人在音乐方面其实并没有我们伟大的埃及……”

啊，真的是埃及，我没猜错。

日光映在墙壁上，有些褪色的织毯上是盛开的火红色花朵。

他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问：“您也喜欢吗？”

“什么？”

“莲花。”

我有点儿意外，“我不知道莲花也有红色的。”

他微微笑着说：“很少，但是有。神殿后面的池塘里就有几株，但是现在还没有到开花的季节，不然就可以请您去观赏了。”

“那么等到它开放的时候，我一定要过来看一看。”

他答应了，然后指着另一张纸继续说：“他们的乐器种类没有我们多，乐人会奏的曲子也没有我们的多。他们的乐曲十分单调，谈不上什么旋律，而且只有贵族们可以享有，所以流传出来的曲子也没有几首……”

我的注意力完全没有集中在他说的音乐上面。

我此时只是在想，看起来他是个祭司。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还有，祭司能不能结婚？

“没有曲谱吗？”我随口说。

“曲谱？”他不解地抬起头来。

唔，难道……这时候没有曲谱这东西？

“啊，请别在意，你继续说吧。”我赶忙道歉。

古代埃及好像确实没有曲谱。在我们的历史中，曲谱也不是一种大众普及的东西，比如那著名的临刑一曲成绝响的《广陵散》，还有那湮灭于安史之乱纷飞战火中的《霓裳羽衣舞》……

“我这里还收集了几样他们的乐器，放在隔壁的屋里，公主想看看吗？”

“啊，当然想。”

我们站起来，门自动打开了。

门后面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的小仆人，打开门的人就是他。

隔壁的屋子更空旷，墙壁上挂着几样乐器，有弦索也有笛管，样式显得颇为新奇。

可我注意的却是挂在另一面墙上的东西，那些都是武器：剑、盾、矛、三叉戟……

我回过头看看他，“这些都是你的吗？”

他点头。

“你都会用吗？”

这句话可能问得有点儿冒昧，真正的爱西丝公主或许很了解这个人，也可能知道他是否会武。我转过头看他的时候，他平静地说：“只是略知一二，谈不上精通。”

看不出来啊，他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竟然文武双全。

我想把墙上的剑摘下来看看，但是那柄剑挂得太高，我踮起了脚也够不着。

忽然，一只手从我身后伸过来，将斜挂着的青铜剑取下，递给我。他的手腕上有彩珠串成的手环。我怔了一下，才慢慢抬起手，把剑接过来。

好沉！我没想到这柄剑这么重，我手腕一沉，剑从手里滑落了。

他的手掌一翻，稳稳地将剑又抄在手中，柔声说：“剑太沉了吧？”

他的动作敏捷至极，我根本没看到他是怎么伸手的，剑已经被他接住了。他微笑着把剑又挂回到墙上，态度从头到尾都不显失礼。

但是……

当然，现在的爱西丝公主还是孩子，而我的心态却不是。

对他这种多少有点儿像在哄孩子的态度，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他转过身，指着挂在对面墙上的乐器，“这把琴是木制的，琴头是牛骨做的，弹奏的时候……”

我打断了他的话，“你教我剑术吧。”

他终于露出了平静、微笑之外的第三种表情——惊讶。

“公主？”他似乎不敢相信我的话，以为是他听错了。

你没听错，祭司先生。“你教我剑术吧。”我重复了一遍。

第二章

祭司

他短裙下到底有没有穿其他衣服呢？唔，好直的腿，线条也美，肤色是那种带着点儿金褐的蜂蜜色，在阳光下像绸子一样，极有光泽，真是美啊……

1

“我的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我郑重地说。

他说好的，然后今天的课也就算到此结束了。我说这几把乐器我带回去慢慢研究吧，他没有什么异议，于是让人把琴摘下来捧着给我带走。

那几件乐器里有一件类似笛子，不过这支笛子是木刻的。我拿着它反复看了几眼，凑到嘴边去吹了一声，没吹响。继续研究一会儿，再试了一次，这次吹响了。它的声音不像竹笛那样清脆嘹亮，音色有些沉郁，比竹笛显得醇厚而朴实。

埃及的天气真热，不过我出汗不算多。因为自己走不了几步路，出入都有人抬着，出了自己的门就进了神殿的门，当然不会出很多汗。我摸摸身上的滑腻皮肤，想起了前人形容花蕊夫人的“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心里不禁有些自嘲：这位小公主，还真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啊。

我还是缺乏真实感，总觉得自己不是这里的人，只是个过客。

亚莉看到我摆弄笛子，饶有兴趣地凑过来跟我讨论。

“不如叫个乐奴来试试？”她说，“她们会的乐器多。”

我说不用。将笛子凑到嘴边，我缓缓地吐气。